《蘋果》法庭組｜感激趕上尾班車 願所有留下的人好好活下去

2小時前

A A A

自新聞系畢業後浮沉了兩年，掙扎在威權當道的時代下，明知新聞審查遲早殺到，那是否還要投入這個薪低無前途的行業？但從小立志做記者，若果不入行，恐怕遺憾一世，於是思前想後，最後在因緣際會下，便加入了《蘋果》法庭版。

相關新聞：《蘋果》法庭組｜我們一起寫了一個傳說

時代不幸記者幸，原本以為沉悶的法庭，自2019年6月反修例運動爆發，成為港聞的重要陣地。及後兩年間，絕大部份工作都是圍繞反修例案件。抗爭者的吶喊、眼淚與尊嚴，以及法院的離地、荒謬，充斥我的工作生涯。

在所有報章的法庭版中，我們是最「疊馬」，幾乎所有示威案都不會缺席，甚至在盛傳七一執笠的時勢下，我們仍在擴充。兩年來，做過大大小小的案件。我最深刻的始終是死因庭，中年漢港鐵自焚、清潔工命斃垃圾槽、陳彥霖浮屍海面、周梓樂離奇墮樓等等，都難以磨滅。雖然不能與死者同生，但至少可在他們死後回顧其走過的路，挖掘這條路如何將他們導向毀滅。

關新聞：《蘋果》法庭組｜我們一起寫了一個傳說

中最難忘的，無疑是彥霖死因聆訊（短短12天聆訊，我瘦了3公斤，也算是人生hievement）。除了教人崩潰的海量證人供詞，最難忘的是那花季少女在短促的生命中所遭遇的種種悲哀，最終在某個無人的黑夜孤獨地沉入大海。「死因存疑」的裁決背後，除了謎團與風波，更多的是悲哀。

經歷彥霖案時，無論是情感及專業上，都處於高度繃緊狀態。當時坊間不少聲音質疑庭上證供都是造假，更令我陷入失望及自我質疑，不停質問自己：「我的報導真的有助釐清真相嗎？抑或只是為各方捽角增添更多泥漿？甚麼是真相？又有多少人真正在乎？」正如一位同事常說，法庭記者猶如「資訊搬運工」，對於挖掘真相的的貢獻似乎有限。但當時當刻，作為一個法庭記者，我唯一可以做的，只是如實地交代庭上所見所聞，並且說服自己，這或多或少是導向「真相」的一步。

在動盪的日子裡，時常會想起作家西西的《浮城誌異》。故事寫的是一座懸在半空、沒有根的城市，腳下是波濤洶湧的海水，頭頂是飄忽不定的雲層，浮城人希望

長出翅膀，離開這座不知何時墜落的城市，但離開後可以去哪？「浮城人的心，雖然是渴望飛翔的鴿子，卻是遭受壓抑囚禁的飛鳥......他們只能做夢，夢見自己默默浮在半空中，即使已經浮在空中，他們仍無法飛行」，西西說。這懸空的根、飄浮的人、無解的困境，深刻地體現出這座城宿命般的悲哀。

猶記起當年收到主管Chris來電，「我邀請你加入我哋公司」，當下極力抑壓激動，故作鎮定地「問價」，收線後便9秒9向辦公室仝人大喊：「《蘋果》請咗我啦！」過去兩年，感激《蘋果》讓我趕上「尾班車」，得以與香港人同行這段路，並用一間報館的生命彰示新聞人的骨氣。也感激香港人曾經深愛過這份報紙，願所有留下的人好好活下去。

庭記者 維基